

歲月詩痕

龚炤祥 著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龚炤祥 著

歲月詩痕

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馬識途

九十三岁题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诗痕 / 龚焰祥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411-2503-4

I. 岁… II. 龚…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6973 号

岁月诗痕

SUI YUE SHI HEN

作 者 龚焰祥
责任编辑 李卫国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唐 茵 喻 辉
责任校对 韩 华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503-4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206 千

印 张 17.75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 (028) 86259301

序

魏明伦

本书作者龚绍祥，是我迁居成都八年以来过从较密的朋友。

我一生交朋结友太多太多，但真正尽心尽力替我分忧解愁办实事的忠诚朋友却屈指可数；而绍祥老弟就是可数者之一。

我半生往来的文朋诗友成群结队，但能基本掌握运用古典诗词格律声韵的行家里手却不多见；而绍祥同仁就是稀有者之一。

九年前，他以诗会友。几首工整的七律，几阙合谱的小令，成了促进我俩建交的重要因素。九年后，他出版《岁月诗痕》，内容主要是一百首旧体诗词。我欣然应邀作序，不妨侧重谈谈声律启蒙。

这玩意儿本是中国读书人的基本功。20世纪之前，属于蒙童常识。如今呢？国学断裂，网吧泛滥。高科技，低人文。快餐娱乐走红，粗鄙文化吃香。作为中华民族典雅文化遗产之中一种体裁——格律诗词，诗词格律，将来会不会“广陵散绝”？！我辈略知平仄之上，在浮躁成风之时“孤芳独赏”，也算是为传承格律诗词尽一点绵薄之力，添几块砖瓦之劳吧。

不仅当代青年对诗词格律无知，即便是当代一些作家、诗人，也同样不谙此道。我拜读某些诗人、作家、老同志、老领导所写诗词，标名“律诗”、“绝句”、“满江红”、“沁园春”、“蝶恋花”等等，其实只

是模仿旧体诗词的皮毛。例如：以为七个字一句，排列八句，中间四句有对仗，偶数四句押韵脚，就是“七律”了。不对！没那么简单，只押韵脚不算，字里行间都须押韵。《红楼梦》里黛玉教香菱做诗：“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指的不只是句与句之间，而是字与字之间也必须“二四六分明”。平对仄，仄对平，平仄交替参差；句与句之间，又要求二三粘，四五粘，六七粘，首尾共鸣；避免“蜂腰鹤膝”；可作“孤平拗救”……这一整套规则，真似“戴着镣铐跳舞”！请看炤祥，以《岁月诗痕》为台毯，手舞“锁链”，足蹈“铁镣”，踏着平仄节拍，跳得丝丝入扣。

哪些字是平声，哪些字是仄声，有的作者从理论浅层次上似乎也能区分，但在实践运用中往往弄错。炤祥的《自序》就谈到他学样格律，分辨平仄的艰难。由于旧体诗词声韵与现代汉语的四声不尽相同，现代人口语念作“平”声之字，约有一半在诗韵里应念“仄”声。这门学问说来话长，简而言之：律诗和绝句，兴起于隋唐，区别于“古风”，当时称为“近体”。“古风”属于自由诗，没有声律规范；“近体”属于格律诗，十分讲究平仄。唐人用韵，依据隋代的《切韵》和盛唐的《唐韵》；宋人依据《广韵》；元人、明人依据金代的《平水韵》；清初康熙又颁《佩文韵府》。尔后至今，逐渐形成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一般通用的是金代山西平水刊行的《平水韵》。现代普通话与《平水韵》很不一致。相对而言，四川话比普通话接近诗韵，川南话又比川西话更接近诗韵。譬如中国之“国”字，普通话念“guó”，诗韵却念“guī”。同一个“国”字，川西话念“平”声，川南话念“仄”声。川南的念法符合诗韵，属于入声“十三职”。川西人做诗填词，如果按照本土习惯，把“国”字归入“平”声，那就适得其反。炤祥原籍上海，求学北京，入川工

作四十余年，兼通南腔北调。他在生活中说的是川西话，有的场合说普通话，做诗填词之时，却不被普通话与川西方言左右，严格依照诗韵分清平仄。也如香菱学诗一样，炤祥下过苦功夫。

细评《岁月诗痕》，就艺术形式而言，作者的词比诗好。填词，比做诗更复杂。词牌众多，声韵分部。“满江红”、“念奴娇”、“卜算子”、“摸鱼儿”一类词牌的韵脚只许用“仄”声；“沁园春”、“浪淘沙”、“江城子”、“鹧鸪天”一类词牌的韵脚只许用“平”声。彼此不能错位，而错位者常见于报刊。今人填词，深受毛润之作品影响，多以毛词为范本。就说那首怀念杨开慧的“蝶恋花”吧，上阕起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下阕终句“泪飞顿作倾盆雨”。后学者亦步亦趋，照此格式声韵模仿。殊不知“蝶恋花”上下两阕是不能转韵的。润之先生兴之所至，上阕用韵是上声“二十五有”，下阕忽然转韵为上声“上虞”，此乃词家大忌。若是凡人所作，定会招来犯规之议。然而，行家皆为尊者讳，无人撰文公开点破。今读炤祥几首“蝶恋花”，全是遵循正规词谱，两阕一韵，而非一词两韵。可见作者具备学养，且能保持独立思考，不是盲从唯上之人。

诗言志，词抒情。本书形式短小精练，内容记载父母亲情，同学友谊，“文革”灾难，生平志趣。送走悠悠岁月，留下淡淡诗痕。其中不乏可圈可点之句，例如《七律·五十自慰》：

幸逢国运转春秋，
航道渐明好弄舟。
偶遇小弯风乍起，
无妨大势浪奔流。
既然冷眼厚兼黑，
何必热心兑与勾。

苦辣酸甜归一笑，
奋摇桨橹不图收。

颌联“偶遇小弯风乍起，无妨大势浪奔流”，对仗工整，声韵铿锵，意象与意义俱好。颈联“既然冷眼厚兼黑，何必热心兑与勾”，更是活用现代语汇，直刺现实弊端的佳句。仅就这两联而论，近似聂绀弩“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那种旧诗化用新语的韵味了。其他如：“可怜娇艳留芳短，枉叹蹉跎逝梦华”（与诸友结游桃花山），“猖獗十年缠噩梦，狂欢八亿葬瘟神”（辞旧迎新感赋），“等身煌著启灵慧，赤胆箴言忌昧忠”（和马识途九十自寿诗），“峰连碧水胸襟阔，壑起寒风身骨怜”（游庐山），“饱经万劫青春久，阅尽千年富贵匆”（黄山松），“叶发清香千树碧，枝撑瘦色百花怜。草堂亲近激灵性，石径幽长忘俗缘”（雨游浣花园），“热闹舞台藏假象，冷清庭院出真功。仕途有限久封顶，艺海无涯正启蒙”（答钱来忠），“道旁客满农家乐，花下桌欢麻将身”（龙泉观赏桃花）等等联句也均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如此隽句，在《岁月诗痕》中为数尚少，但作为一位学非文科、业非文坛的作者，能有这等成果，实属难能可贵了。

正当这一代青年追逐粗鄙文化，冷落典雅艺术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公布：中国的昆曲、古琴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号召全世界共同保护。消息使人欣慰，不禁联想我国格律诗词，诗词格律；其文化价值，与昆曲、古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若不适当保护，今后能写出《岁月诗痕》这种格律诗词之人，恐怕越来越少矣！

2007年元月于锦城

作者自序

经不住几位挚友的劝说与敦促，终于开始了《岁月诗痕》的案头工作。

翻箱清篋，搜寻散佚的旧稿；时空倒转，厘清注释的头绪。

于是，一页页昔日故纸被翻检盘点，犹如一堆掩埋已久的出土残片，一丝丝岁月印痕依稀可辨，四十余载的时空变迁时隐时现。

于是，一缕缕陈思旧绪被重新撩起，好比一叠正在显影的斑驳相片，一幕幕人生场景朦胧再现，大半生的心路历程时续时断。

.....

(一)

大凡诗人，无不具备浪漫气质，无不擅长丰富想象。

然而，这两点偏是本人天生的弱项。

数十年来，思维习惯直线，生活色彩单调，工作偏爱实务，个性不喜张扬……凡此种种，均与诗人素质相去甚远。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诗人”桂冠，仅怀仰慕之意，却未存一丝妄念。

既有此等自知之明，何以偏又与诗结缘？

并非诗人，何来“诗痕”？

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竟连自己也答不了！

自我拷问，确实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

那就不妨索性将答卷暂且放下，静下心来，好生回想，写诗的念头起于何时何因？

.....

那还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末期。

本人就读于上海市曹杨中学，作为高中同级六个班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正处于无知、无畏、无忧、无虑的懵懂时段，对一切充满着好奇心和新鲜感。

由于全班风气的影响，我的数理化考试一向优异；加之父亲的鞭策，文史地成绩亦属拔尖，毕业考试八门有七门是五分。未曾料到的是在学年鉴定中，班主任除了肯定我“学习一贯优良”外，还特别警告我“有学习挂帅现象”。

在那大力号召“政治挂帅”、“又红又专”的年代里，“学习挂帅”绝对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背时之举，它意味着离危险的“白专道路”仅有一步之遥。

老师严肃而善意的警示当然不会是空穴来风，如今解读，最大的可能是，作为一个尚未醒事的幼稚少年，经常沉湎于各类书籍报刊的行为显得过于另类，而难免引起了老师的忧虑和担心。

虽然酷爱阅读各种课外书籍，却对诗歌始终无兴涉猎，首次破例则缘起于一次偶然的通信。

当时正处于将“中苏友好”作为基本国策的年代，苏联的大批文学、电影、音乐作品风行大江南北，陶醉、感动和激励着新中国的一代青少年。绝大多数中学都开设了俄语课，本人的母校还特意组织学生同黑海之滨的一所中学开展俄文通信的联谊活动。

我的通信伙伴叫米拉年科·卓娅，她在介绍自己爱好时提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尽管对于老马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可毕竟尚未读过

他的作品，为在复信时显示并非诗盲，便到校图书馆借来一本马氏的诗集突击恶补。

翻开一看，竟像触电一样，顿时来了感觉。那铿锵激昂、炮弹轰鸣般的诗句令人热血沸腾，那阶梯结构、分行递进的形式更使我眼界大开。呵！原来，一个完整的诗句是可被拆成三四截来摆布的，多么别致的文字游戏！

好奇心使我禁不住手心发痒，跃跃欲试。在几天后的作文课上，依着葫芦画瓢，炮制了一篇歌颂高尔基的“诗作”，按照“阶梯”模式，把原来一篇短小的作文，拆散得七零八落，肢解成无数碎片。搞得束醺如老师批分时，首次破例未写“选”（以示全班最优）字，幸亏他笔下留情，勉强地给了个“5-”分，还在批语中委婉地忠告：“诗的句子和一般散文的句子在音节上是有不同的，你可以从多读中体会它的区别。”

处女“诗作”虽以失败告终，却并未熄灭本人将摹仿作为逞能的勇气。

那个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作为大批判武器的漫画与打油诗经常露面于报刊，印象最深的是袁水拍等人的讽刺诗作尖刻辛辣，痛快淋漓，很快便又搅得我心血来潮。每当同学相聚互开玩笑时，常会绞尽脑汁地提笔或随口拼凑几句，往往能博得一阵哄堂大笑，得意之余，竟误把顺口溜也当成了诗。

这番不伦不类的历练，倒也没有白费，在一次题为“声讨美帝干涉解放台湾内政”的作文课上，又要起新花样，写就了一篇打油诗风格的快板词《警告你！美国佬》。对学生一贯厚爱有加的束老师不仅给我恢复了“选”字待遇，还不忘在批示中鼓励：“层次清楚，词意明白，音节和谐，好”。

到了大跃进年代，民歌热潮席卷过不久，毛泽东的诗词便风靡九州，独领风骚。政治崇拜与诗词崇拜交映生辉，催生了我的见异思迁。原先的旧爱——无论是洋人的阶梯诗还是国人的打油诗，均顿然失宠，不甘寂寞的我按捺不住“活学活用”的冲动，比照着那些豪气磅礴的诗词句式和字数，以大无畏的气概一连挥洒成好几首“七律”、“沁园春”……

追溯少年往事，答案在不经意间清晰凸现：本人与诗结缘的原始动因，应归根于追逐时尚的心理驱动，加上自幼喜好摹仿的性格使然，偏与天下诗人所通有的思维境界、志向抱负、天赋才情等并无关联。

尽管这格调的档次不免偏低，可对于一个并非天才神童的普通少年而言，倒也不足为怪了。

(二)

一次不期而遇的阅读，给了我当头一棒，并就此永远地终结了“文革”前这场自发的“活学活用”。

高中毕业前的假期，在上海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无意间翻到一本关于格律诗词常识的专著。本想从中抄录更多的词牌以备再展身手，殊不知这一翻不打紧，竟在顷刻间将我原有的诗词知识全部颠覆，更将我自鸣得意的“七律”和“沁园春”化成了一堆笑料。

原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有着种种严格的规范，我原先对于句式、字数、押韵等常识的理解，仅仅只是触摸到最表层的皮毛而已，而对于最本质、更重要的格律规则却毫无所知。比如：每字必讲平仄，音韵还得分部，律诗的中间四句应该对仗工整，“沁园春”、“西江月”、“永遇乐”等词中的一些联句也有对仗要求……真是规矩多

多，不一而足。

至此，终于明白，自己那些可怜的文字拼凑，居然与格律诗词毫不搭调，全然牛头不对马嘴，却偏被无知的主人冠冕堂皇地一一封上了“七律”等雅号。“无知者无畏”的哲理竟被自己演绎得如此充分和滑稽，除了好一阵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外，还能有其他的表情选择吗？

好在，毕竟终于从荒诞的良好感觉中惊醒。汗颜和庆幸之余，便立即动手，将那些冒牌诗词统统处以极刑，一撕了之，心头才算如释重负。

难怪毛泽东早有教诲：“旧体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当我决心从零开始、重新起步时，才算领教了旧体诗词的入门之难。

单说这“平”、“仄”、“入”声字，就无法单凭现代汉语的四声去辨别。何况此后我就读的工科大学没有中文课程，无人指点迷津，只能以抄录的知识为师，独自揣摩，难度可想而知。

所幸，当年的另一句流行名言也已铭刻在心：“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毕竟是年少气盛，在这时代座右铭的激励下，本人偏偏硬起头皮，于攻读数理化之余，开始了在“平平仄仄”的文字曲径中的蹒跚学步。

先是出于摹仿，继而渐成习惯，最终竟然上瘾。“习惯成自然”的定理，在大学的头两年便被我的诗词习作完美地验证。

自此，大至时代风云、社会场景，小至校园琐事、亲情牵挂，若能激起心中涟漪、引发感慨时，便尝试着转为文字意象，咏于腹中，寄于笔端，如同婴儿牙牙学语一般，虽稚嫩可笑，却不会就此放弃……

这“习惯成自然”的催化过程，除了得益于束老师的启蒙教诲外，也渗透着双亲的关爱心血。

家父只有两年私塾的学历，虽未曾受过正规教育，却对文学艺术情有所系。上海解放之初，在延安中路三一印刷厂上班的大姐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第一次为墙报写稿，就是出自家父代笔的一首讽刺美帝的打油诗：“杜鲁门，真啰嗦，我不听，你胡说……”

在我上大学期间，被超负荷劳累搞得身心疲惫的父亲，丝毫没有放松对儿子思想进步与学习成绩的关注牵挂，多次在深夜伏案，对我的书信与诗作给予评点，甚至还用心良苦地做打油诗与儿唱和……如果说，追逐时尚、喜爱模仿是我起步习诗的原始动因的话，那么，家父教诲、老师勉励则无疑是习诗兴趣得以存续的后劲动力了。

在乐此不疲的练笔中，渐渐明白了更为重要的“ABC”。

诗者，抒情、写意、言志之物也。

格律诗词的形式规矩固需遵循，其包容的内涵，则更应精心拿捏提炼。假若仅合规则，却缺乏意境，则犹如徒具精致的外壳，少了灵动的魂魄，依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诗。

显然，要写上一首名副其实的佳作，并非易事。

好在，从来不必担心贻笑大方。因为写诗对我而言，纯属精神自留地里的私耕行为，只求在思维放飞的空间享受心灵自白的话语权，而始终无意涉足大雅之堂。

更别设在“文革”期间，为免遭文字加祸，断不敢将诗作轻易示人。即便浩劫过后乌云散尽，在长期忙碌于公务期间，也因恪守低调原则，习惯于默默为他人勤做嫁衣，尽力避免为任何成果印上自身的标记，自然也不会将个人诗作抛头露面公开张扬了。

难怪在省级经贸主管部门工作的十年中，不论是同事或是上级，没有谁知晓本人尚有此等落伍过时的怪癖。

(三)

敝人拙作由自隐转向公示，从私家菜园拿到集市菜场亮相，这渺小的拐点碰巧发生在伟大的世纪之交。

随着岗位调整，心态转换，更伴随着人生渐近“耳顺”之年，外界终于开始将你列入了与世无争的序列，从而对你抱有博大宽容的襟怀。面对个人兴趣这片私有财产，尽可大胆舍去刻意低调的禁锢，而无须再顾忌他人可能产生的误读了。

基于这样的考量，本人曾胆大妄为地录制发行了集有十种戏曲唱腔的碟片《南腔北调》，并首次选录了年轻时期的十多首诗作曝光，本意为唱碟的文本加些作料，却有幸得到魏明伦、王火等名家的热情勉励，可谓始料未及。一位我所敬重的领导在京开会期间，特意购置新版十六卷本《唐诗宋词全集》相赠，以资鼓励，同样令我感动不已。

当自身行为不再具有功利色彩的嫌疑时，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写诗，已不仅是“卡拉OK”式的自娱自乐，不仅是关起门来的自言自语，有时出于各种原因，也成为即兴应景、活跃气氛的手段，而间或亮相示众了。

(四)

既然是应景亮相，当然得考虑受众的感觉。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除了脍炙人口的唐宋经典名篇外，格律诗词几乎无法进入公众的欣赏领域，似被沦为文学淘汰品种。其实，

即便在真资格的爱好者圈子内，对于初次接触的旧体诗词也只能通过静心阅读来咀嚼欣赏、猎取诗味，而很难依凭单一的听觉通道直接获取心灵的感受。

如果把格律诗词的创作比成是高难严谨的美声唱法，那打油诗的写作则犹如简便随性的通俗演唱，尽管后者归于“下里巴人”一族，却在受众的认同度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它的不拘泥格律、不讲究意境、不苛求含蓄等种种审美缺陷，恰恰构成了使人一听就懂的优势，从而在面向受众时，能快速消除听读与解读之间的阻隔，这不仅是老派的格律诗，也是新派的朦胧诗无法企及的。

仿佛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近年来在对格律诗词并未弃笔的同时，终于又与打油诗（藏头诗亦多属此类）重续前缘。

开初的起因是出于公务应景所需，继而则用于交往、应酬，并由此开启了与受众的沟通。比如那首辞旧迎新的《转职广而告之》，便是由寄赠贺年卡而衍生的文字产物。事后众多朋友通过来函、电话，或当面表达了感受与共鸣，甚至称这是有生以来最值得珍藏的贺卡。过奖之辞固然不应当真，但反馈率之高着实出乎意料。回想一年前，同样是在贺年片上附题“七绝”，结果却回响寥落，反差之悬殊犹如霄壤之别。

由此，倒给了我些许启示：写诗，由清高式的孤芳自赏，转向开放式的群体互动，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选择吧！

（五）

正是出于这样的感悟与推理，才促使我听从了挚友们的建议。把多年来记载着对于人生的零星体验与感慨、对外界的点滴观

察与思考的诗作进行盘点，同时将其袒露奉献给读者分享指教，固然无关宏旨，微不足道，但于己于人似乎不无裨益，至少，不会有什么坏处吧。

于是，便开始了对于旧作的搜罗与筛选。

颇感遗憾的是，为数不少的诗稿已无法寻觅。

年轻时，每当兴之所起，便顺手拈纸，信笔涂鸦，吟罢随意放置。只图即兴宣泄的快感，却无意立此存照，自然难免会成为时光的殉葬品，流逝得无影无踪。

何况在“文革”动乱中，因被“抄家”，多数大学时代和工作初期的诗作，均被造反派视为备用靶子而悉数搜去。“文革”结束时，我已被调离原单位多年，人事全非，那些文字资料未见归还，就此永远失踪。尽管偶能想起只言片句，却也无法在残缺的记忆中完整地复原了。

至于筛选的标准，则并非纯粹以优劣计，而是将人生不同时段的代表性和体裁题材的多样性作为取舍依据。

凡辑入的诗作，除对个别字的平仄韵律作了校正外，一律保留其原生状态及伴随的真情实感。

无论讴歌与诅咒、欢乐与悲愤、庄重与嬉笑、得意与落寞、成熟与稚嫩等等，一切当年的心路历程均据实照录。绝不因境界不够高尚而有意提升，也不因情绪有失振奋而恣意粉饰。毕竟是一介凡夫俗子，自忖永远当不成“高大全”，拔高与作秀，既无必要，也无用处。

我想，唯有如此，才会使自己在回眸岁月的镜面中，见到未经整容的原貌神情；才可能使读者在原汁原味的语境中，触摸到时代折射的真实印痕。

此外，书中还编辑了一些照片及附笔作为背景，或可使读者增加对诗作的理解。

(六)

当今世界，文化多元，繁星闪烁，精彩纷呈。

在我起步学诗的岁月，诗歌曾被誉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文学早已跌入漫长熊市的谷底，诗歌似被扫进垃圾股而乏人问津。

尽管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格律诗词不会就此绝种，尽管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在学校中强化诗词文化教育的声浪未曾停歇，但无可否认，在追逐时尚新潮、嗜好文化快餐的小青年的视野里，旧体诗词绝对是一个怪异的文字品种而不屑一顾。其实，在这快节奏、多诱惑的时代，即便是中老年的读者群，也极少有人能静心品味唐诗宋词的雅韵，遑论现代人的旧体诗作？

显然，以旧体诗词为主要骨架的《岁月诗痕》在此时出炉，实在不合时宜，上海人谓之“不大识相”。假如翻开旧皇历，肯定注明着“此事不宜”！

好在，如今毕竟是真正的多元世界。

格律诗词的爱好者虽属“弱势群体”，却终究客观存在着。

只要能引起同道者的兴趣和批评，只要有一两首拙作能引发读者的联想回忆，或拨动神经的共鸣，或博得会心的一笑，《岁月诗痕》便算是物有所值，作者之心愿也算大功告成了。